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十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六月孟州河溢壞溫縣隄七十餘步鄭州壞滎澤縣寧王村隄三十餘步又漲於澶州壞英公村隄三十步

宋史五行志

七月癸未河決滎澤頓丘

白馬溫縣閏月己酉河溢開封等八縣害稼

宋史太宗本紀

秋

七月河決孟州之溫縣鄭州之滎澤澶州之頓丘皆發
緣河諸州丁夫塞之又遣左衛大將軍李崇矩騎置自
陝西至滄棣案行水勢視隄岸之缺亟繕治之民被水

災者悉蠲其租

宋史河渠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正月命使十七人分治黃河隄

以備水患

宋史河渠志

正月辛丑浚廣濟惠民及蔡三河治

黃河隄

宋史太宗本紀

五月懷州河決獲嘉縣北注

宋史五行志

是

年夏河決滎陽詔守素發鄭之丁夫千五百人與卒千

人領護塞之

宋史翟守素傳

十月滑州靈河縣河塞復決命西

上閤門使郭守文率卒塞之

宋史河渠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八月甲戌宋州河決宋城縣九

月己卯衛州河決汲縣壞新場隄九月澶州河漲

宋史五行

志

九月己卯河決汲縣

宋史太宗本紀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五月徐州白溝河溢入州城

宋史

五行

志

是年懷州河決

河南通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河中府河漲陷連隄溢入城壞

軍營民舍鄜延寧三州並河水漲溢入州城壞軍營倉

庫廬舍

宋史五行志

李神祐為南作坊副使太平興國六年

滑州治河防材葦未具命神祐馳往垣曲伐薪蒸四百

萬以濟其用

宋史李神祐傳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六月河決臨邑縣十月河決懷

州武陟縣害民田

宋史五行志本紀以臨邑作臨濟武陟作武德並誤

七月河

決范濟口

宋史太宗本紀

是年河大漲蹙清河凌鄆州城將陷

塞其門急奏以聞詔殿前承旨劉吉馳往固之

宋史河渠志

袁廓知鄆州會河決溢入城浸居人廬舍至冬月結為

冰廓大發民鑿取以竹輿輿出城散積之使者至謂其

有略致水不入城乃以狀聞拜監察御史

宋史袁廓傳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

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於淮

詔發丁夫塞之隄久不成乃命使者按視遙隄舊址使

回條奏以為治遼隄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隄防
唯滑與澶最為隘狹於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
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於海南入靈河
以通於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
邇作為斗門啓閉隨時務平均濟通舟運溉農田此富
庶之資也不報時多陰雨河久未塞帝憂之遣樞密直
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十二月
滑州言決河塞羣臣稱賀

宋史河渠志

六月陝州河漲壞浮

梁鄆州河水漲溢入城壞官寺民舍八月徐州清河漲

丈七尺溢出塞州三面門以禦之是年自夏及秋開封

浚儀酸棗陽武封丘長垣中牟尉氏襄邑雍丘等縣河

水害民田

宋史五行志

蟠知京城陸路發運司事會河決韓

村大發丁夫塞之命蟠調給其餉未幾河塞

宋史劉蟠傳

先

是盧多遜貶趙普罷相其夏河決韓村尋復塞旦獻河

平頌曰天祚我宋以君兆民配天成休惟堯與隣粵有

大水昏墊下人非曰聖祚孰究孰度蔽賢者退壅澤者

罪我防大患河豈云敗逆遜遠役姦普屏外聖道如隄
崇崇海內帝曰守文是塞是親調爾衛兵程是蒸民民
以盡力臣以勤職役云其終河以之塞唐堯懷山實警
神德漢武宣房實彰令式我塞長河融流惠澤明明聖
功萬代成則太宗覽之有逆遜姦普之語召宰相謂曰
胡旦獻頌詞意悖戾朕自擢於甲科歷試外任所至無
善狀知海州日為部下所訟獄已具會大赦朕錄其材
而捨其過尚令在近列又領史職乃敢恣胸臆狂躁如

此其亟逐之即貶殿中丞商州團練副使

宋史胡旦傳

宋太宗太平興國九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帝曰近以河決韓村發民治隄不成安可重困吾民當以諸軍代之乃發卒五萬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役又命翰林學士宋白祭白馬津沉以太牢加璧未幾役成

宋史河渠志

三月丁巳滑州河決既塞帝作平河歌賜

近臣蠲水所入州縣今年租

宋史太宗本紀

八月延州南北兩

河漲溢入東西兩城壞官寺民舍孟州河漲壞浮梁損

民田

宋史五
行志

是年河決壞民田命監察御史索湘與戶

部推官元玘同按行

宋史索
湘傳

宋太宗淳化元年孟州河漲

宋史五
行志

宋太宗淳化二年三月詔長吏以下及巡河主埽使臣

經度行視河隄勿致壞墮違者當實於法

宋史河
渠志

閏月

河水溢四月河水溢六月河水汴水溢

宋史太
宗本紀

京兆府

河漲陝州河漲壞大隄六月乙酉河溢於浚儀縣壞連

隄浸民田上親臨視督衛士塞之辛卯又決於宋城縣

博州河漲壞民廬舍亳州河溢東流汎民田廬舍泗州

招信縣河漲

宋史五行志

是年宋州河決成務上言河水所

經地肥澱願免其租稅勸民種藝從之

宋史柴成務傳

趙亨知

開封府司錄參軍事受詔與殿中侍御史柴成務供奉

官葛彥恭殿直郭載行視黃河分南北岸按行復遙隄以

紓湍決孚言治遙隄不如分水勢於是建議於澶滑二

州立分水之制時決河未平重惜民力而寢焉

宋史趙亨傳

宋太宗淳化三年十月上津縣河水溢壞民舍

宋史五行志

罕知霸州會河溢壞城壘罕以私錢募築民咸德之

宋史

丁罕
傳

宋太宗淳化四年九月澶州河漲衝陷北城壞民舍官

署倉庫民溺死者甚衆十月澶州河決水西北流入御

河浸大名府城

宋史五行志

十月河決澶州陷北城壞廬舍

七千餘區詔發卒代民治之是歲巡河供奉官梁睿上

言滑州土脈疏岸善隕每歲河決南岸害民田請於迎

陽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大河以防暴漲帝許

之宋史河渠志郭贄超拜工部侍郎淳化中知澶州坐河決

免所居官宋史郭贄傳高弁為邢州鹽鐵判官河決澶州請

弛隄防縱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契丹南向議寢知

陝州宋史高弁傳淳化中昌言復知天雄軍大河貫境豪民

峙芻茭圖利誘姦人潛穴隄防歲仍決溢昌言知之一

日隄吏告急命徑取豪家廩積以給用自是無敢為姦

利者屬澶州河決流入御河漲溢浸府城昌言籍府兵

負土增隄數不及千乃索禁卒佐役皆偃蹇不進昌言

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視耶敢不

從命斬衆股慄赴役不浹旬城完太宗手詔褒諭之召

拜給事中參知政事

宋史趙昌言傳 愚按宰輔表趙昌言於淳化四年十月丁丑自知

大名府加給事中參知政事

趙賀補臨朐主簿賀有幹才知州寇準

具知賀淳化中調丁壯塞澶州決河衆多逸去獨賀全

所部而歸臨朐父老張樂迎賀準使由譙門過曰旌賀

之能也改大理評事

宋史趙賀傳

淳化中守正擢高陽關副

都明年護浚惠民河塞澶州決河就命知州軍

宋史孔守正傳

宋太宗淳化五年正月滑州言新渠成帝又案圖命昭

宣使羅州刺史杜彥鈞率兵夫計功十七萬鑿河開渠

自韓村埽至州西鐵狗廟凡十五餘里復合於河以分

水勢

宋史河渠志

右領軍衛上將軍周景歷事唐漢周習水

利常浚汴口導鄭州郭西水入中年渠修滑州河隄累

遷至是官

宋史周瑩傳

嗣宗以秘書丞通判澶州並河東西

植樹萬株以固隄防

宋史王嗣宗傳

宋太宗至道二年七月鄆州河漲壞連隄四處閏七月

陝州河漲

宋史五行志

三年四月河決鄆州詔徙州城

太宗本紀

宋真宗咸平元年七月齊州黃河泛溢壞田廬

宋史五行志

宋真宗咸平三年五月河決鄆州王陵埽浮鉅野入淮

泗水勢悍激侵迫州城命使率諸州丁男二萬人塞之

踰月而畢始赤河決擁濟泗鄆州城中常苦水患至是

霖雨彌月積潦益甚乃遣工部郎中陳若拙經度徙城

若拙請徙於東南十五里陽鄉之高原詔可是年詔緣

河官吏雖秩滿須水落受代知州通判兩月一巡隄縣

令佐迭巡隄防轉運使勿委以他職又申嚴盜伐河上

榆柳之禁

宋史河渠志

是年河決鄆州王陵埽遣承翰護塞

時議徙鄆州以避河患又詔承翰與工部郎中陳若拙

乘傳規度徙於舊治之東南

宋史閻承翰傳

宋真宗咸平五年六月惠民河漲溢軍營

宋史五行志

王濟

改鹽鐵判官車駕巡師大名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汴河

濟以為勞民詔濟馳往經度還奏省十六七張齊賢時

為相以河決為憂因對并召濟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

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宰相苟能和陰陽弭災沴為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耶濟曰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略苟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邊事

宋史王濟傳

宋真宗景德元年九月澶州言河決橫隴埽四年七月又壞王八埽

又見五行志

並詔發兵夫完治之

宋史河渠志

九月

乙巳河決澶州遣使具舟濟民給以糧餉

宋史真宗本紀

石知

顯掌親王諸宮事景德中自京抵泗遣徒治河隄命總其役初計工累月及是決日而畢上面加褒諭授入內

都知

宋史石知顥傳

李遵勗出知澶州會河水溢將壞浮梁遵

勗督工徒七日而隄成遷昭德軍節度觀察留後

宋史李遵勗傳

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九月河決河中府白浮梁村

宋史

五行志

十月判河中府陳堯叟言白浮圖村河水決溢為

南風激還故道明年遣使滑州經度西岸開減水河九

月棣州河決聶家口

宋史河渠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八月河決通利軍大名府御河溢合流壞府城害田人多溺死九月河溢於孟州溫縣

宋史

五行
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正月河決棣州聶家口

宋史五行志

棣州請徙城帝曰城去決河尚十數里居民重遷命使完塞既成又決於州東南李民灣環城數十里民舍多壞又請徙於商河役興踰年雖扞護完築裁免決溢而湍流益暴孺地益削河勢高民屋殆踰丈矣民苦久役

而終憂水患八年乃詔徙州於陽信之八方寺 著作
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其略曰臣請自汲
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較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
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
而至於海因於魏縣北析一渠正北稍西逕衡漳直北
下出邢洺於夏書過洛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
而至於海大伾而下黃御混流薄山障隄勢不能遠如
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

禹貢所謂夾右碣石入於海孔安國曰河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引河水正北稍東十里破伯禹古隄逕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西大河北逕清豐大名西歷洹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至於海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即堅壤析一渠東西二十里廣深與汴等復東大河兩渠

分流則三四分水猶得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
大河故瀆東北合赤河而達於海然後於魏縣北發御
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衡
漳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決衡漳西岸限水為
門西北注滹沱潦則塞之使東漸勃海旱則決之使西
灌屯田此中國禦邊之利也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
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
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

捨大伾之故道發頓丘之暴衝則濫究汎齊流患中土
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縱容邊寇劫掠其間今大河盡
東全燕陷北而禦邊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百城
富庶萬億所謂誨盜而招寇矣一日伺我饑饉乘虛入
寇臨時用計者實難不如因人足財豐之時成之為易
詔樞密直學士任中正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知制誥
王曾詳定中正等上言詳垂所述頗為周悉所言起滑
臺而下派之為六則緣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

為一不能各依所導設或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河口悠久難於隄防亦慮入滹沱漳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為民患又築隄七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頗為煩費其議遂寢

宋史河渠志 垂字
舜工聊城人咸平進

士

是年春河決棣州聶家口詔免棣州民物入城市者

稅一年免棣州租十之三

山東
通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六月保安軍積雨河溢浸城壘

壞廬舍判官趙震溺死又兵民溺死凡六百五十人八

月河決澶州十月濱州河溢於定鎮

宋史五行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詔罷葺遙隄以養民力八月甲

戌河決澶州大吳埽役徒數千築新隄亘二百四十步

水乃順道

宋史河渠志

十一月乙酉濱州河溢於定鎮

宋史五行

志

是年詔棣州經水流民歸業者給復三年

山東通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京西轉運使陳堯佐議開滑州

小河分水勢遣使視利害以聞及還請規度自三迎楊

村北治之復開議河於上游以泄其壅溢詔可

宋史河渠志

七月坊州河溢民有溺死者

宋史五行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九月癸卯雄霸河溢

宋史真宗本紀

禹珪移澶州會河隄決溢禹珪率徒塞之宰相王旦使兗

州還言其狀優詔褒之

宋史張禹珪傳

按宋史宰相至天禧

元年七月免旦傳天禧初進位太保為兗州太極觀奉上寶冊使則禹珪治河當在是年間

宋真宗天禧元年熒為右正言會歲饑河決滑州大興

力役饑殍相望熤請策免宰相以應天變

宋史劉熤傳

宋真宗天禧三年六月河決滑州城西南漂沒公私廬

舍歷澶州濮鄆濟單至徐州與清河合浸城壁不沒者

四版明年既塞六月復決於西北隅

宋史五行志

六月乙未

夜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旁俄復潰於城西南岸摧

七百步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

汴渠東入於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即遣使賦諸州薪

石槌櫪芟竹之數千六百萬發兵夫九萬人治之

宋史河渠

志滑州河決泛澶濮鄆齊徐境遣使救被溺者卹八月

丁亥滑州又決

宋史真宗本紀

張惟吉為殿頭高陽關路走馬

承授公事護塞滑州天臺埽役遷西頭供奉官

宋史張惟吉傳

是年守恩為入內押班河決滑州命為修河鈐轄郊祀

召為行宮使復還本任四年春河復故道遷文思院使

宋史鄧守恩傳

王貽永知徐州河決滑州徐大水貽永作隄城

南以禦之改衛州團練使

宋使王貽永傳

城為河北轉運使天

禧中河決澶淵城視役河上隄墊數里衆皆奔潰而城

獨留自若須臾水為析去衆頗異之遷工部郎中城復
右諫議大夫會河決徙知滑州總領修河既而以歲饑
罷後城言病民者特捷芻耳幸調率已集若積之經年

則朽腐為棄物後復興工斂之是重困也乃再詔塞河

河平擢樞密直學士

宋史寇瑊傳斂困民之言何

其病瘵閭閻之至

也今之治水者

當三復斯言

宋真宗天禧四年二月癸未滑州決河塞

宋史真宗本紀

羣臣

入賀上親為文刻石紀功是年祠部員外郎李垂又

言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滑衛德貝州通利軍與長吏計度垂上言臣所至並稱黃河水入王莽沙河與西河故瀆注金赤河必慮水勢浩大蕩浸民田難於隄備臣亦以為河水所經不無為害今者決河而南為害既多而又陽武埽東石堰埽西地形汙下東河泄水又艱或者云今決處漕底坑深舊渠逆上若塞之旁必復壞如是則議塞河者誠以為難若決河而北為害雖少一旦河水注御河蕩易水逕乾寧軍入獨流口遂及契丹

之境或者云因此搖動邊鄙如是則議疏河者又益為難
臣於兩難之間輒畫一計請自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
至大伾瀉復於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
軍界何以計之臣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
里河北岸凸處就岸實土堅引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
伯禹故隄注裴家潭逕牧馬陂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
大伾西山醜為二渠一逼大伾南足決古隄正東八里
復澶淵舊道一通通利軍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導西

河故瀆正北稍東五里開南北大隄又東七里入澶淵
舊道與南渠合夫如是則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雕股
之間分酌其勢浚瀉兩渠匯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
於澶淵舊道而滑州不治自涸矣臣請以兵夫二萬自
來歲二月興作除三伏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埤
薄俟次年可也疏奏朝議慮其煩擾罷之 初滑州以
天臺決口去水稍遠聊興葺之及西南隄成乃於天臺
口旁築月隄 六月望河復決天臺下走衛南浮徐濟

害如三年而益甚帝以新經賦率慮殫困民力即詔京東西河北路經水災州軍勿復科調丁夫其守扞隄防役兵仍令長吏存恤而番休之

宋史河渠志

宋真宗天禧五年正月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築大隄又疊埽於城北護州中居民復就鑿橫木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當時賴焉復並舊河開枝流以分道守水勢有詔嘉獎

宋史河渠志

天禧中

河決起知滑州造木龍以殺水勢又築長隄人呼為陳

公隄

宋史陳堯佐傳

李若谷為京東轉運使會河決白馬調取

蜀健同列盧士倫協三司意趣刻擾州縣而若谷寬之

士倫不悅構於朝徙知陝州天聖初判三司戶部勾院累

遷太常少卿集賢殿修撰知滑州河齧朝村隄夜馳往

督兵為大埽至旦隄完以右諫議大夫知延州州有東

西兩城夾河秋夏水溢岸輒圯役費不可勝紀若谷乃

制石版為岸押以巨木後雖暴水不復壞轉給事中參

知政事以太子少傅致仕

宋史李若谷傳

若谷字子淵豐縣人舉進士補縣尉歷

知連州真宗朝累遷度
支員外郎出為轉運

宋仁宗天聖元年五月甲戌命魯宗道按視滑州決河

八月乙未募民輸芟塞滑決河

宋史仁宗本紀

高繼勳以建

雄軍節度使知滑州河水暴溢齧隄岸繼勳雖老弱自

督役露坐河上暮夜猶不輟水乃殺怒滑人德之

宋史高繼

勳天聖初議塞滑州決河以君平習知河事命以左侍

禁簽書滑州事兼修河都監既而河未塞召同提點開

封府界縣鎮公事以嘗護滑州隄有功特遷內殿崇班

君平以京師數罹水災請委官疏鑿近畿諸州古溝洫久之稍完遂詔畿內及近畿州縣長吏皆兼管勾溝洫河道復為滑州修河都監君平有吏材尤明於水利自議塞河朝廷每訪以利害河平君平且死論者惜之

宋史張君

平傳

李渭官太常博士會河決滑州天聖初上治河十策

參知政事魯宗道奉詔行河奏渭換北作坊副使與張

君平並為修河都監未幾皆罷

宋史李渭傳

沖遷太常博士

河決棣州知天雄軍寇準請徙州治河命沖往按視還

言徙州動民亦未免治隄不若塞河為便遂以冲知棣
州自秋至春凡四決冲皆塞之就除殿中侍御史準為
樞密使卒徙州信陽而冲坐守護河隄過嚴民輸送往
來隄上者輒榜之為使者論奏徙知襄州冲復上疏論
徙州非便著河書以獻為京西轉運塞滑州決河權知
滑州參知政事魯宗道總河事用太常博士李渭策欲
盛夏興役冲言徙費薪楫困人力雖塞必決遂罷知河
陽

宋史孫
冲傳

是年以滑州決河未塞詔募京東河北陝西淮

南民輸薪芻調兵伐潁河榆柳凋溺死之家二年遣

使詣滑衛行視河勢

宋史河渠志

梅摯進龍圖閣學士知滑

州州歲備河調丁壯伐灘葦摯以疲民奏用州兵代之

河大漲將決夜率官屬督工徒完隄水不為患詔獎其

勞

宋史梅摯傳

崔立通判許州會滑州塞決河調民出芻槌

命立提舉受納立計其用有餘而下戶未輸者尚二百

萬悉奏弛之知江陰軍屬縣有利民港久廢立教民復

治既成溉田數千頃及開橫河六十里通運漕累遷太

常少卿

宋史崔立傳

宋仁宗天聖五年七月丙辰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滑州河決十月丙申滑州言河平

宋史仁宗本紀

是年塞決河轉運使五日一奏河事十月丙申

塞河成以其近天臺山麓名曰天臺埽宰臣王曾率百

官入賀十二月濬魚池歸減水河

宋史河渠志

郭諮知濟陰

縣建言澶滑隄狹無以殺大河之怒故漢以來河決多

在澶滑且黎陽九河之原今若引河出沒子山下穿金

隄與橫隴合以達於海則害可息詔本道使者共議弗

合

宋史郭諮傳 諮知濟陰史不記其年當在此時諮之議甚善惜當時未及舉行以致澶滑之患弗息自

天臺既塞之後滑州之患大抵移於澶州矣又按諮傳康定西征諮上戰略擢通判鎮戎軍知諫院歐陽修言諮方田法簡而易行詔諮均蔡州上蔡縣稅以毋憂去官用丞相呂夷簡薦起為崇儀副使提舉黃御河隄岸時富弼使契丹諮入對陳大水禦戎之要詔與楊懷敏鄧保信行河其議決黎陽大河下與胡盧溝沱後唐河以注塘泊混界河使東北抵於海上溢鵲陂下注北當城南視塘泊界截燕疆東至海口西接保塞唯保塞正西四十里水不可到請立堡砦以兵戍之詔儲用興役會契丹約和而止

宋仁宗天聖六年八月乙亥河決澶州王楚埽凡三十

步

宋史河渠志

宋仁宗天聖七年六月河北大水壞澶州浮橋

宋史五行志

張觀以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相州徙澶州河
壞孫陳埽及浮梁州人大恐或請趨北原以避水患觀
曰太守獨去如州民何乃躬率卒徒增築之隄完水亦
退徙鄆州

宋史張觀傳

姚仲孫權知澶州河壞明公埽絕浮

橋仲孫親總河役隄上埽一夕復完權知大名府夜領

禁兵塞金隄決河是歲澶魏雖大水民不及患進禮部

郎中

宋史姚仲孫傳

韓綜通判鄧州天雄軍會河溢金隄民依

丘塚者數百家綜令曰能濟一人予千錢民爭操舟楫

以救已而丘塚多潰呂夷簡自北京入相薦為集賢校

理

宋史韓綜傳

宋乾德至淳化中屢疏黃河運道天聖七年高弁高

繼密等上黃河諸埽圖

王禹海

宋仁宗天聖八年始詔河北轉運司計塞河之備良山

令陳曜請疏鄆滑界糜丘河以分水勢遂遣使行視遙

隄

宋史河渠志

康德輿為閤門祇候河蓄陽武埽詔德輿完

築歷開封府西路都巡檢兼領埽事改巡護開封府等

六州黃河隄岸天聖中使夏州遷內殿崇班河陰兵馬

都監建沿汴斗門以節水會積雨汴水將溢德輿請自

京西導水入護龍河水不得溢歷知原州

宋史康德輿傳

宋仁宗明道二年徙大名之朝城縣於杜婆村廢鄆州

之王橋渡淄州之臨河鎮以避水

宋史河渠志

宋仁宗景祐元年七月甲寅河決澶州橫隴埽

宋史仁宗本紀

肅之監大名軍資庫大河溢府檄修冠氏隄功就弗擾

民悅之請為宰為御河催綱橫隴之決使者檄護金隄

滿歲無河患通判澶州

宋史李肅之傳

宋仁宗康定元年九月甲寅滑州大河泛溢壞民廬舍

宋史五行志

宋仁宗慶歷元年詔權停修決河自此久不復塞而議

開分水河以殺其暴未興工而河流自分有司以聞遣

使特祠之

三月命築隄於澶以扞城

宋史河渠志

陳執中

拜集慶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河決商胡走大名程琳欲為隄不果成而去執中乘年豐調丁夫增築二百里以障橫潰以吏部尚書復拜同平章事

宋史陳執中傳

按陳執中同平

章事在慶歷五年

宋仁宗慶歷八年六月癸酉

本紀丙子

河決澶州商胡埽決

口廣五百五十七步乃命使行視河隄

宋史河渠志

張燾提

點河北刑獄攝領澶州七日而商胡決燾拯溺救饑所全活者十餘萬猶坐免數年復提舉河東又為陝西都

轉運使蒲津浮橋壞鎮牛皆沒水中燾以策列巨木於

岸以為衡絕石其杪挽出之橋復其初加龍圖閣學士

知成都府

宋史張燾傳

李璋知澶州護塞商胡會河漲訛言

水且至璋據廳事自若人心乃安河亦不溢徙曹州觀

察使仁宗製忠孝李璋字賜之

宋史李璋傳

惟吉為入內都

知商胡決為澶州修河都鈐轄轉運使施昌言請亟塞

崔嶧以為歲災民困役宜緩命惟吉按視言河可塞而

民誠困財用不足宜少待之從其議遷如京使

宋史張惟吉傳

賈昌期判大名兼河北安撫使時河決商胡埽昌期請復故道不從語在河渠志六塔功敗濱棣德博民多水患昌期振救之甚力內侍劉恢往視還言河決趙征村

與帝名嫌為不祥時皆謂昌期使之以搖當國者

宋史賈昌

期傳沈立簽書益州判官提舉商胡埽采撫大河事迹古

今利病為書曰河防通議治河者悉守為法歷京西北轉運使都水方興六塔河召與議立請止修五股等河及漳河分殺水勢以省役從之加集賢修撰知滄州

宋史沈立傳

慶歷中決北都商河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錫親往董作凡塞河決垂合中間一埽謂之合龍門功全在此是時屢塞不合時合龍門埽長六十步有水工高超者獻議謂埽身太長人力不能壓埽不至水底故河流不斷而繩纜多絕今當以六十步為三節每節埽長二十步中間以索連屬之先下第一節待其至底穴壓第二第三舊工爭之以為不可云二十步埽不能斷漏徒用三節所費當倍而決不塞超

曰第一節水信未斷然勢必殺半壓第二節止用半力水縱未斷不過小漏耳第三節乃平地施功足以盡人力處置三節既定即上二節自為濁泥所淤不煩人功申錫主前議不聽超說是時賈魏公帥北門獨以超之言為然陰遣數千人於下流收漉流埽既定而埽果流而河決愈甚申錫坐謫卒用超計商河

方定

沈适夢溪筆談

宋仁宗皇祐元年二月甲戌河北黃御二河決並注於

乾寧軍

宋史五
行志

是年移滑州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希亮

悉召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

諫希亮堅卧不動人比之王尊

宋史陳
希亮傳

宋仁宗皇祐三年七月辛酉河復決大名府館陶縣之

郭固口

五行
志同

四年正月乙亥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

請開六塔以披其勢

宋史河
渠志

周沆擢天章閣待制河北

轉運使李仲昌建六塔河之議以為費省而功倍詔沆

行視沆言近計塞商胡本度五百八十萬工用薪芻千

六百萬束纔用功一萬薪芻三百萬均一河也而功力不相侔如是蓋仲昌先為小計以來興役爾汎所規新渠視河廣不能五之一安能容受此役若成何必汎濫齊博濱棣之民其魚矣既而從初議河塞復決如汎言

又徙河東轉運使

宋史周汎傳

蔡挺為開封府推官提點府

界公事部修六塔河用李仲昌議塞北流入於六塔一

夕復決兵夫芟楫漂溺不可計降知滁州言者以為輕

乃貶秩停官

宋史蔡挺傳

魏瓘知廣州召還糾察在京刑獄

議者請開六塔河塞商湖北流宰相主其說命瓘按視

還奏以為不可塞

宋史 瓘傳

燕度知滑州滑與黎陽對境

河埽下臨魏都霖潦暴至薪芻不屬度曰魏實為河朔

根本不可坐視成敗悉以所儲芟楫禦之埽賴以不潰

復為戶部判官

宋史 燕度傳

張擇行為大理寺丞初石亭縣

掾檄將陵塞決河衆或登舟以濟擇行獨以為不可皆

笑其怯既而舟果覆擇行坐隄上董役埽卒不潰

宋史 張擇

行傳

行水金鑑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行水金鑑卷十一至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臣范光謙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十一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宋仁宗至和元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詣銅城鎮海口約古

道高下之勢

宋史河渠志

宋仁宗至和二年十二月丁亥修六塔河

宋史仁宗本紀

是年翰林

學士歐陽修奏疏曰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塞商胡開橫隴回

大河於古道夫動大衆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可無悔比年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倉皇羣議一搖尋復悔罷不敢遠引他事且如河決商胡時執政不慎計慮遽謀修塞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餘軍州官吏催驅急如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尋已罷修虛費民財為國歛怨舉事輕脫為害若斯今又聞復有修河之役三十萬人

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
此天災歲旱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
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京東尤甚
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振恤之猶恐民起為盜況於
兩路聚大衆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
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
人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
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踰暮春粟未布種

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又遠者難為赴役一出諸路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之力未若今日之貧虛然猶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鑿橫隴開久廢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埽岸久已廢頓須興緝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方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

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幹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國家屢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

靜而有聲巨嶠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者近十年天
地警戒宜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過慮防懼
今乃欲於凶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
方臣恐災禍自茲而發也况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
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毀屋無復生計流
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罷用安人心 九月詔
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食隄埽為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
北京東饑故未興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入六

塔河使歸橫隴舊河舒一時之急其令兩制至待制以上臺諫官與河渠司同詳定之修又上疏曰伏見學士院集議修河未有定論豈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

破矣今六塔既已開而恩冀之患何為尚告奔騰之急此則減水未見其利也又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為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顧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且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

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
天臺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今
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
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
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
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
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
患至慶歷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

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昨議者度京東故道功料但云銅城已上乃特高爾其東北銅城以上則稍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以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隴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臣聞智

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愈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又商胡初決之時欲議修塞計用梢芟一千八百萬料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則必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甚大其後李參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為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自一倍之功在於

人力已為勞苦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即使幸而暫塞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隴之比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

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
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
皆智者之不為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
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
誠為患矣隄防歲用之夫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
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
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擇也大約
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

亦決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則終虞上決為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驗者較之耳願下臣議裁取其當焉預議官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言開故道誠久利然功大難成六塔下流可導而東去以紓恩冀金隄之患 十二月中書上奏自商胡決為大名恩冀患先議開銅城道塞商胡以功大難卒就緩之而憂金隄汎溢不能捍也願備工費因六塔

水勢入橫隴宜令河北京東預完隄埽上河水所居民
田數詔下中書奏以知澶州事李璋為總管轉運使周
沆權同知潭州內侍都知鄧保吉為鈐轄殿中丞李仲
昌提舉河渠內殿承制張懷恩為都監而保吉不行以
內侍押班王從善代之以龍圖閣直學士施昌言總領
其事提點開封府界縣鎮事蔡挺勾當河渠事楊緯同
修河決修又奏請罷六塔之役時宰相富弼尤主仲昌
議疏奏亦不省

宋史河渠志

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

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朝廷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彥博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何得輒與國家大事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

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

宋史文彥

博傳修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

朝欲開橫隴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隄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

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為河北患

宋史

歐陽
修傳

或問馴曰歐陽修有云黃河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而馴之見舍復故道之外無有也無乃不可乎馴應之曰修之言未試之言也且但云難復非不可復也馴嘗考之史曰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後二十餘年武帝自臨決河沈璧投馬羣臣負薪塞之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無水災云夫禹舊跡非故道乎堙

淤二十餘載而一塞決即復通之何云故道不可復
乎且即以神禹治水言之九河曰疏通也淪亦疏通之意排決
曰決淮泗曰排傳者曰疏通也淪亦疏通之意排決
皆去其壅塞也固未嘗有開鑿之說故孟子謂之行
所無事而他日告公都子者有曰禹掘地而注之海
傳者恐人以掘為疑即解之曰掘地掘其壅塞也蓋
天地開闢之初即有百川四瀆原自朝宗於海高卑
上下脈絡貫通原不假於人力歲久湮淤至堯時泛

濫之極禹不過審其高卑上下之勢去其壅塞湮淤之處以復天地之故道耳固未嘗勦掘一河也吾人知識不逮神禹遠甚乃欲舍故道而另鑿一河可乎禹無論矣即如賈魯治河亦以復故為主傳記可考也且自我朝以來徐邳之間屢塞屢通如以故道為不可復則徐邳久為陸矣藉令欲棄故道而鑿新河無論其無所也即使得便宜之地而鑿之人力能使闊百丈以至三百丈深三四大以至五六丈如故河

乎即使能之將置黃河於何地乎如不可置黃河何擇於新故故則淤新則不淤馴不得而知也盡信書

不如無書修言不足信也

河防一覽

德興大名府路鈐轄提舉金隄至和中河決小吳埽破東隄頓丘居民避水者趨隄上而水至不得達德興以

巨船五十順流以濟之遂免墊溺

宋史康德興傳

宋仁宗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命三司鹽

鐵判官沈立往行視而修河官皆謫宦者劉恢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千禁忌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畱斲非便詔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獄於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而擅進約以致決潰懷恩仲昌仍坐取河材為罷懷恩流潭州仲昌流英州施昌言李璋以下再謫蔡挺奪官勒停仲昌垂子也由是議者久不復論河事

宋史河渠志

四月諸路言沿河決溢河北尤甚

宋史仁宗本紀
行志載在二年

五

韓絳知制誥乞守河陽召判流內銓河決商胡用李仲昌
議開六塔河而患滋甚命絳宣撫河北時宰主仲昌人莫
敢異絳劾其蠹國害民罪不可貸仲昌遂竄嶺表遷龍圖

閣學士

宋史韓絳傳

宋初河道與唐五代略同歐陽修所稱京東故道是也

景德元年河決澶州橫隴埽

在今開州東

尋復修塞景祐元

年又決橫隴遂為大河之經流迨慶歷八年河又決州

之商胡埽

在開州東北三十里

而橫隴斷流歐陽修謂之橫隴故

道今濮州東

河去州六十里自開州入宋橫隴決河蓋由此東注鄆州治須昌縣今東平州西須昌故

城是也

東平州西范縣東

河去州七十里西接范縣界赤河在州西北又有游河金河歐

陽修所謂游金赤三河也三河俱上接開州界今堙滅

陽穀縣東南

河去縣六十里

東阿縣

北

縣志云黃河故道在縣北四十里西南自陽穀縣界來經銅城南又東經清冷口又東經陵山又東北經

楊劉南又東北入長清縣界按銅城鎮在縣北少西三十八里楊劉鎮在縣北有城舊臨河津

皆有舊

黃河即宋橫隴決河之所行也自長清而下則與京東

故道合矣

時黃河在長清縣北五十五里

至和二年李仲昌議開六塔

河引歸橫隴故道從之

六塔地名今清豐縣西南三十里六塔集是也宋時穿渠自今

開州北十七里引商胡決河流經此地東南入橫隴故道是為六塔河

嘉祐元年六塔河復

決修河官皆謫竄自是之後無復言橫隴者而京東故

道遂廢

後漢書五行志書河溢者二一桓帝永興元

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而不言某郡一靈帝光和六年

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蓋王景治河未久滎陽以

東至千乘海口皆安流如故也魏晉迄隋史皆無可考

唐書五行志滎陽之下有河災自長壽二年決棣州始

開元十年博棣二州河決十四年魏州河溢十五年冀

州河溢河患由是漸多唐會要云元和八年河溢瓠子
泛滑州則澶滑之間禍自此始矣後歲月逾甚而其所
以治之者不過築隄置埽開減水河而已殊不知河之
淤澱常先下流下流既淤則上流必決徒治澶滑無益
也分水愈多經流愈緩海沙日進河沙不出故太和二
年棣州河決至壞其城則蒲臺以東塞可知已景福二
年河徙徙勃海縣北至無棣縣入海職是故也迨宋時
滄州海口又淤故大中祥符三年決於棣州五年大決

河勢高民屋丈餘徙州於陽信界中而澶滑之間歲不得寧矣蓋自唐以來治河者皆不知此理故勞而罔功終有橫隴之決然河雖改流而京東故道猶未盡堙苟疏其壅滯先自海口訖於德博則故道可復而澶滑之患亦紓王景千年之舊迹至今存可也橫隴既通又不治其下流而海口先淤游金赤三河亦淤故復有商胡之決是時縱欲回河亦當先治其下流則橫隴故道復亦無難而顧從事於六塔北流一閉當夕而敗李仲昌之罪

所以不可遁也歐陽公奏云下流梗澀終虞上決為患
無涯此深得大禹治水之旨宋議河者尚有可採而水
官皆不得其人舌敝耳聾不見成功有以也

禹貢
雖指

宋仁宗嘉祐三年秋七月丙子詔廣濟河溢原武縣河決
遣官行視民田振卹被水害者十一月己丑置都水監罷

三司河渠司

宋史仁
宗本紀

宋仁宗嘉祐五年河流派別於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其
廣二百尺自二股河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境曰

四界首河七月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即溝
洫志所謂平原金隄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者
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而畢支分河流入金赤
河使其深六尺為利可必商胡決河自魏至於恩冀乾寧
入於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於德滄入於海分而為二則
上流不壅可以無決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

宋史
河渠

志韓贄為河北都轉運使河決商胡而北議者欲復之役
將興贄言北流既安定驟更之未必能成功不若開魏金

隄使分注故道支為兩河或可紓水患詔遣使相視如其

策纔役三千人幾月而畢入判都水監權開封府

宋史韓贊傳

二股河者商胡決河之別派也韓贄言古大河即王

莽河二股河出其東南絕王莽河而東北入海蓋即

唐馬頰河之故道也考之近志馬頰河自清豐縣西

南東北流逕朝城縣東

元和志黃河在清豐縣南五十里馬頰河首受河水蓋即

於縣西南三十里六塔集與開州接界處歐陽公曰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為濱棣德博之患是當時

已有六塔河東北經濱州入海者六塔河即馬頰河之別名但李仲昌所開引商胡北流絕六塔河東南

入橫隴故道而二股河則派於魏之第六埽東合馬
頰河而東北至滄州入海此其所以異耳宋朝城縣
城在今南樂縣東二十五里俗稱韓張堡東與今朝城縣接界

又北逕莘縣西又北

逕堂邑縣西又東北逕博平縣西北絕王莽河而北

逕清平縣東又東北逕夏津縣東南又東北逕高唐

州西北

唐為高唐縣

又東北逕恩縣南

唐為歷亭縣

又東北與

平原縣分水又東北絕王莽河逕陵縣南

唐為安德縣

元

和志云馬頰河在安德縣南五十里是也又東北合

篤馬河篤馬河自平原流入縣界水經注曰屯氏別

河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

篤馬河

漢志平原縣有篤馬河東北入海五百六十里孫禁欲決金隄令大河入篤馬河即此也

東北逕西平昌縣故城北

城在今德平縣西南後魏去西字元和志平昌縣有

馬頰河在縣南十里久視二年開亦名新河蓋即安德縣南馬頰河東北合篤馬河之道也

又東

北逕般縣故城北

城在德平縣東北德平北接寧津縣界寧津志云縣南二十五里有

土河自陵縣流入又東入樂陵界相傳即古篤馬河

又東逕樂陵縣故城北

城在

今縣東寰宇記云馬頰河在樂陵縣東六十里從滴河縣北界來即古篤馬河也金志樂陵縣有篤馬河

按二水既合例得通稱故篤馬亦名馬頰水出其東蓋縣自故城徙而西也

又東北逕陽

信縣故城南

城在今海豐縣界北齊移治馬嶺城在今陽信縣南

又東北入海

勃海在海豐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慶雲海豐皆漢陽信縣慶雲志云有馬頰河自樂陵流入至城東南注鬲津河又云長城嶺在縣南四十里勢如岡陵或謂禹所築九河隄也按此亦未是禹迹蓋宋時東流所經築此以為隄耳海豐新志云鉤盤北派在縣西北三十里自慶雲流入又東北逕馬谷山前抵土河口入海按此即古篤馬河亦名陷河齊桑曰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闊數里西通德棣東入海是也舊志云自樂陵至縣界有古黃河隄在縣西三里繞城北至東北七里而止舊為大河所經蓋即宋東流由篤馬河入海處以今輿地言之二股河合馬頰河東北至德平縣合篤馬河又東北經樂陵海豐入海海豐本無棣與樂陵俱

屬滄州故韓贄云二股河自魏恩東至德滄入海禹貢

錐指

宋仁宗嘉祐七年七月戊辰河決大名第五埽

宋史河渠志

宋仁宗嘉祐八年秋大水毀河陽中潭

河中一洲名曰中潭上有河伯祠水環四周喬木蔚

然嘉祐八年秋大水馮襄了無遺迹中潭由是遂廢

容齋隨筆

今懷慶府孟縣西有河陽廢縣中潭即今河中之郭家灘也見新志

鄭驤為度支副使河決德州入王紀口議欲徙州詔驤

往視之還言州不當徙已而州果無患

宋史鄭驤傳

郭申錫

為鹽鐵副使相視決河坐訟李參失實黜知濠州帝明

榜朝堂稱其欺誣以儆在位

宋史郭申錫傳

宋英宗治平元年五月己亥始命都水監浚二股五股

河以紓恩冀之患初都水監言商胡堙塞冀州界河淺

房家武邑二埽由此潰慮一旦大決則甚於商胡之患

乃遣判都水監張鞏戶部副使張燾等行視遂興工役

卒塞之

宋史河渠志河南通志載治平七年黃沁二水溢蓋治平無七年也不知二水溢於何年

宋神宗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恩州烏欄隄又決冀州棗

強埽北注瀛 七月又溢瀛州樂壽埽帝憂之顧問近
臣司馬光等都水監丞李立之請於恩冀深瀛等州創
生隄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而河北都轉運司言當用
夫八萬三千餘人役一月成今方災傷願徐之都水監
丞宋昌言謂今二股河門變移請迎河澍進約簽入河
身以紓四州水患遂與屯田都監內侍程昉獻議開二
股以導東流於是都水監奏慶歷八年商胡北流於今
二十餘年自澶州下至乾寧軍創隄千有餘里公私勞

擾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澀致上下埽岸屢危今棗強
抹岸衝奪故道雖創新隄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并
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而隄舉河渠王亞等謂黃
御河帶北行入獨流東砦經乾寧軍滄州等八砦邊界
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
西闊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勢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
限契丹議者欲再開二股漸閉北流此乃未嘗覩黃河
在界河內東流之利也十一月詔翰林學士司馬光入

內侍省副都知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隄回日兼

視六塔二股利害

宋史河渠志

是年秋七月壬午以恩冀二

州河決賜水死家緡錢及下戶粟癸巳疏深州溢水

宋史

神宗本紀

宋昌言擢都水監丞熙寧初河決棗強而北昌言

建議欲於二股河口西岸新灘立土約障水使之東流

候稍深即斷北流縱出葫蘆下流以除恩冀深瀛水患

詔從之提舉河渠王亞以為不可成不如修生隄朝廷

遣翰林學士司馬光往視如昌言策不兩月決口塞光

奏昌言獨有功若與同列均受賞恐不足以勸詔理提
點刑獄資序遷開封府推官同判都水監汴水漲昌言
請塞訾家口已而汴流絕監丞侯叔獻倡為昌言罪昌

言懼求知陝州歷濮冀二州河決曹村召判都水監往

護河隄靈平埽成轉少府監卒贈絹二百疋

宋史宋昌
言傳

言字仲謨
平棘人

張存禮部尚書家居棗強河決勢逼冀城或

勸使他徙曰吾家衆所望也苟輕舉動一州吏民何以

自安訖不徙

宋史張
存傳

宋神宗熙寧二年正月光入對請如宋昌言策於二股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紆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於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別於魏之第六埽遂為二股自魏恩東至於德滄入於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隄帝不聽卒用昌言說置上約三月光奏治河當因地形水勢若強用人力引使就高橫立隄防則逆激旁潰

不惟無成仍敗舊績臣慮官吏見東流已及四分急於見功遽塞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十里之內相去尚近地勢復東高西下若河流併東一遇盛漲水勢西合入北流則東流遂絕或於滄德隄埽未成之處決溢橫流雖除西路之患而害及東路非策也宜專護上約及二股隄岸若今歲東流止添二分則此去河勢自東近者二三年遠者四五年候及八分以上河流衝刷已闊滄德隄埽已固自然北流日減可以閉塞兩路俱無害矣

會北京留守韓琦言今歲兵夫數少而金隄兩埽修上下約甚急深進馬頭欲奪大河緣二股及嫩灘舊闊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餘則將束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既壅上流感遏湍怒又無兵夫修護隄岸其衝決必矣況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隄防必侵民田設若河門束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為一其患愈大又恩深州所創生隄其東則大河西來其西則西山諸水東注腹背

受水兩難扞禦望選近臣速至河所與在外官合議帝
在經筵以琦奏諭光命同茂則再往 四月光與張鞏
李立之宋昌言張問呂大防程昉行視上約及方鋸牙
濟河集議於下約光等奏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
河行但所進方鋸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狹乞減折二
十步令近後仍作蛾眉埽裹護其滄德界有古遙隄當
加葺治所修二股本欲疏導河水東去生隄本欲捍禦
河水西來相為表裏未可偏廢帝因謂二府曰韓琦頗

疑修二股趙抃曰人多以六塔為戒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考事實故也帝又問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如何安石以為可治帝曰欲作簽河甚善安石曰誠然若及時作之往往河可東北流可閉因言李立之所築生隄去河遠者至八九十里本計以禦漫水而不可禦河南之向著臣恐漫水亦不可禦也帝以為然五月丙寅乃詔立之乘驛赴闕議之七月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閉戊子張翬奏上約累經泛漲并下約各已無虞東

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靜乾寧等州軍
水患又使御河胡盧河下流各還故道則漕運無壅遏
郵傳無滯留塘泊無淤淺復於邊防大計不失南北之
限歲減費不可勝數亦使流移歸復實無窮之利且黃
河所至古今未嘗無患較利害輕重而取舍之可也惟
是東流南北隄防未立開口修隄工費甚夥所當預備
望選習知河事者與臣等講求具圖以聞乃復詔光茂
則及都水監官河北轉運使同相度閉塞北流利害有

所不同各以議上

宋史河渠志

八月河決滄州饒安漂溺居

民移縣治於張為村

宋史五行志

八月己亥光入辭言鞏等

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勞費未易或幸而可塞則東流

淺狹隄防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

等州也不若俟二三年東流益深闊隄防稍固北流漸

淺薪芻有備塞之便帝曰東流北流之患孰輕重光曰

兩地皆王民無輕重然北流已殘破東流尚全帝曰今

不俟東流順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勢改移奈何光曰上

約固則東流日增北流日減何憂改移若上約流失其事不可知惟當併力護上約耳帝曰上約安可保光曰今歲創修誠為難保然昨經大水而無虞來歲地脚已牢復何慮且上約居河之側聽河北流猶懼不保今欲橫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時當有成功光曰上約苟存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為二流於張鞏等不見成功於國家亦無所害何則西北之水併於山東故為害大分則害小矣鞏等亟欲塞北

流皆為身謀不顧國力與民患也帝曰防捍兩河何以
供億光曰併為一則勞費自倍分二流則勞費減半今
減北流財力之半以備東流不亦可乎帝曰卿等至彼
視之時二股河東流及六分輩等因欲閉斷北流帝意
嚮之光以為須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不可施功王
安石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後必不從其議是重使
不安職也庚子乃獨遣茂則茂則奏二股河東傾已及
八分北流止二分張輩等亦奏丙午大河東徙北流淺

小戊申北流閔詔獎諭司馬光等仍賜衣帶馬時北流

既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許家澮東決汎濫大名恩德

滄永靜五州軍境

宋史河渠志

七月戊申河徙東行

宋史神宗本紀

熙寧初昉為河北屯田都監河決棗強醴二股河導之

使東為鋸牙下以竹落塞決口加帶御器械河決商胡

北流與御河合為一及二股東流御河遂淺澱昉以開

浚功遷宮苑副使又塞漳河作浮梁於洺州兼外都水

丞詔相度興修水利河決大名第五埽昉議塞之因疏

塘水溉深州田又導葫蘆河自樂壽之東至滄州二百里塞孟家口開乾寧軍直河作橋於真定之中渡又自衛州王供埽導沙河入御河以廣運路

宋史程昉傳

宋神宗熙寧三年二月命茂則鞏相度澶滑州以下至東流河勢隄防利害時方濬御河韓琦言事有緩急工有先後今御河漕運通駛未至有害不宜減大河之役乃詔輟河夫卒三萬三千專治東流

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丑詔增漳河等役兵九月丙

戊河決鄆州十二月丙申濬河

宋史神宗本紀

七月辛卯北京

新隄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北遣茂則
乘驛相視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衛州王供時新
隄凡六埽而決者二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為一帝憂
之自秋迄冬數遣使經營是時人爭言導河之利茂則
等謂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堙塞者纔三十餘
里若度河之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析其勢則
捍者可回決者可塞帝然之十二月令河北轉運司開

修二股河上流并修塞第五埽決口

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五年二月甲寅興役四月丁卯二股河成
深十一尺廣四百尺方浚河則稍障其決水至是水入
於河而決口亦塞六月河溢北京夏津閏七月辛卯帝
語執政聞京東調夫修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夫尤多
若河復決奈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若
利害無所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
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

私田皆出向之鴻鹵俱為沃壤庸非利乎況急夫已減

於去歲若復葺理隄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

宋史河渠志

四

月辛未塞北京決河

宋史神宗本紀

顯僉鎮寧軍判官程昉治

河取澶卒八百而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顯

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啓

門拊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驩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

遣昉後過州揚言曰澶卒之潰蓋程中允誘之吾且訴

於上顯聞之曰彼方憚我何能為果不敢言曹村埽決

顯謂郡守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
亦所當為盡遣廂卒見付渙以鎮印付顯立走決所激
諭士卒議者以為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顯命善泗者度
決口引巨索濟衆兩岸並進數日而合特遷太常丞

宋史

程顯
傳

行水金鑑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十二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宋神宗熙寧六年四月始置疏濬黃河司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為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沉之水篙工急櫂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為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

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制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繩兩端釘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礙沙泥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效且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即以杷濬之水當隨

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
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聞河北小軍壘
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錢八緡
故歐陽修嘗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
如勿開安石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之民而從之
者帝乃許春首興工而賞懷信以度僧牒十五道公義
與堂除以杷法下北京令虞部員外郎都大提舉大名
府界金隄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不可用

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耳安石大悅至是乃置濬河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差子淵都大提舉公義為之屬許不拘常制舉使臣等人船木鐵工匠皆取之諸埽官吏奉給視都水監丞司行移與監司敵體當是時北流閉已數年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十月外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北京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乃命范子淵及朱仲立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又

用杷疏濬二股及清水鎮河凡退背魚肋河則塞之王
安石乃盛言用杷之功若不輟工雖二股河上流可使

行地中

宋史河渠志

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龍爪治河

宦者黃懷信沿其制為濬川杷天下指笑以為兒戲安
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行其法子淵奏用杷之功
水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彥博言河
非杷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
至帝不悅復遣知制誥熊本等行視如彥博言子淵乃

請觀言本等見安石罷意彥博復相故傳會其說御史

蔡確亦論本奉使無狀本等皆得罪獨彥博勿問

宋史文彥

博傳

宋神宗熙寧七年都水監丞劉璿言自開直河閉魚肋水勢增漲行流湍急漸塌河岸而許家港清水鎮河極淺漫幾於不流雖二股深快而蒲泊已東下至四界首退出之田略無固護設遇漫水出岸牽迴河頭將復成水患宜候霜降水落閉清水鎮河築縷河隄一道以遏

漲水使大河復循故道又退出良田數萬頃俾民耕種而博州界堂邑等退背七埽歲減修護之費公私兩濟從之是秋判大名文彥博言河溢壞民田多者六十村戶至萬七千少者九村戶至四千六百願蠲租稅從之又命都水詰官吏不以水災聞者外都水監丞程昉以憂死十月安石去位

宋史河渠志

程昉以小黃門積遷西京

左藏庫副使熙寧初為河北屯田都監河決棗強醜二

股河導之使東為鋸牙下以竹落塞決口加帶御器械

河決商胡北流與御河合為一及二股東流御河遂淺
澱昉以開浚功遷宮苑副使又塞漳河作浮梁於洺州
兼外都水丞詔相度興修水利河決大名第五埽昉議
塞之因疏塘水溉深州田又導葫蘆河自樂壽之東至
滄州二百里塞孟家口開乾寧軍直河作橋於真定之
中渡又自衛州王供埽導沙河入御河以廣運路累遷
達州防禦使制置河北河防水利御史盛陶言昉挾第
五埽之功專為己力假朝廷威福恐動州縣所開共城

河頗廢人戶水碓久無成功又議開沁河因察訪官按
行始知不便漳河滹沱之役水占邢洺趙深祁五州之
田王廣廉孔嗣宗錢勰趙子幾皆嘗論奏其姦欺之狀
則多置碓口指決河所侵便為淤田其事權之盛則舉
官廢吏唯其所欲悖慢豪橫則受聖旨者三受提點刑
獄司牒者十二故有違拒小人誤當賞擢驕暴自肆願
遣官代還仍行究治神宗曰王安石以昉知河事故加
任使令開漳河用工七百萬滹沱八九百萬已議體量

矣始安石欲興水利驟用昉昉挾安石勢而慢韓琦後安石覺其虛誕亦疎之以憂死遂罷都大制置河防水

利司

宋史程昉傳

宋神宗熙寧八年十二月丙申濬河

宋史神宗本紀

宋神宗熙寧十年五月滎澤河隄急詔判都水監俞光往治之七月河復溢衛州王供及汲縣上下埽懷州黃沁滑州韓村乙丑遂大決於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於梁山張澤灤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

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
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八月又決鄭州
滎澤於是文彥博言臣正月嘗奏德州河底淤澱泄水
稽滯上流必至壅遏又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
水患若不預為經制必溢魏博恩澶等州之境而都水
略無施設止固護東流北岸而已適累年河流低下官
吏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岸大名諸埽皆可憂虞謂
如曹村一埽自熙寧八年至今三年雖每計春料當培

低怯而有司未嘗如約其埽兵又皆給他役實在者十有七八今者果大決溢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臣前論此并乞審擇水官今河朔京東州縣人被患者莫知其數替替籲天上軫聖念而水官不能自訟猶汲汲希賞臣前論所陳出於至誠本圖補報非敢激訐也

宋史河渠

志是年七月丙子河決澶州曹村埽九月庚戌詔河決

害民田所屬州縣疏濬仍蠲其稅

宋史神宗本紀

七月河決曹

村下埽澶淵絕流又東匯於梁山張澤灤凡壞郡縣四

十五官亭民舍數萬田三十萬頃河陽河水湍漲壞南

倉溺居民滄衛河漂暴漲敗廬舍損田苗

宋史五行志

王居

卿為京東轉運使青州河貫城中苦泛溢為病居卿即

城立飛橋上設樓櫓下建門以時閉啓人誦其智徙河

北路河決曹村居卿立軟橫二埽以遏怒流而不與水

爭朝廷賞其功建以為都水法召拜戶部副使提舉市

易

宋史王居卿傳

王克臣知鄆州河決曹村克臣亟築隄城下

或曰河決澶淵去鄆為遠且州徙於高八十年不知有

水患安事此克臣不聽役愈急隄成水大至不沒者才

尺餘復起甬道屬之東平王陵埽人得趨以避水事定

皆繪像祀之進天章閣待制

宋史王克臣傳

俞充召判都水監

河決曹村充往救護還陳河防十餘事槩論水衡之政

不修因循苟且浸以成習方曹村決時兵之在役者僅

十餘人有司自取敗事恐未可以罪歲也加集賢殿修

撰提舉市易

宋史俞充傳

龔鼎臣留守南京河決曹村流殍

滿野鼎臣勞來振拊歸者不勝計拜諫議大夫

宋史龔鼎臣傳

黃廉為監察御史裏行河決曹村壞田三十萬頃民廬
舍三十八萬家廉受詔安撫京東發廩振饑遠不能至
者分遣吏移給擇高地作舍以居民流民過取無征算
轉行者賦糧質私牛而與之錢養男女棄於道者丁壯
則役其力凡所活二十五萬加集賢校理提點河東刑
獄

宋史黃廉傳

蘇軾知徐州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

清河匯於城下漲不能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

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

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
軍且為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儔小人當
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
屬於城兩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
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請復調來歲夫增築
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

宋史蘇軾傳

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北道斷絕河流南徙東匯於梁
山張澤灤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

河入於海南清入淮即今沂泗南流由徐邳入淮之
道宋元以來未之有改也北道自張秋決塞河不復
來而入淮一水遂受河之委倏南倏北去海數百里
間而竭國家之力不能制而一之也

穀山
筆塵

宋神宗元豐元年四月丙寅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
平五月甲戌新隄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初議塞河也
故道堙而高水不得下議者欲自夏津縣東開簽河入
董固以護舊河袤七十里九十步又自張村埽直東築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隄至龐家莊古隄袤五十里二百步詔樞密都承旨韓
鎮相視鎮言漲水衝刷新河已成河道河勢變移無常
雖開河就隄及於河身砌立生隄枉費功力惟增修新
河乃能經久詔可 十一月都水監言自曹村決溢諸

埽無復儲蓄乞給錢二十萬緡下諸路以時市梢草封

椿詔給十萬緡非朝旨及埽岸危急毋得擅用

宋史河渠志

五月甲戌朔賜塞河役死家錢

宋史神宗本紀

章丘河水溢壞

公私廬舍

宋史五行志

宋神宗元豐二年七月戊子范子淵言因護黃河岸畢

工乞中分為兩埽詔以廣武上下埽為名

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元豐三年七月庚午澶州孫村陳埽及大吳小吳埽決詔外監丞司速修閉初河決澶州也北外監丞陳祐甫謂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隄防歲增未免泛濫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隴二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橫隴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禹故瀆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間

地卑而勢固故祕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修復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員自衛州王供埽按視訖於海口從之

宋史河渠志

張問提點河北刑獄大

吳決議築小吳問言曹村小吳南北相直而曹村當水衝賴小吳隄薄水溢北出故南堤無患若築小吳則左強而右傷南岸且決水並京畿為害獨可於孫吳兩埽間起隄以備之耳詔付水官議久不決小吳卒潰徙江東淮南轉運復為河北轉運河再決議者欲調京東民

三十萬自澶築隄抵乾寧問言隄未能為益災傷之餘

力役勞民非計也神宗從之入為度支副使

宋史張問傳

宋神宗元豐四年四月澶州臨河縣小吳河溢北流漂

溺居民

宋史五行志

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恩

州危甚六月戊午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

閉小吳決口候見大吳歸納應合修立隄防令李立之

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

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則無違其

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輔臣皆曰誠如聖訓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劉定言王莽河一徑水自大名界下合大流注冀州及臨清徐曲御河決口恩州趙村壩子決口兩徑水亦注冀州城東若遂成河道即大流難以西傾全與李垂孫民先所論違背望早經制詔送李立之八月壬午立之言臣自決口相視河流至乾寧軍分入東西兩塘次入界河於劈地口入海通流無阻宜修立東西隄

詔覆計之而言者又請自王供埽上添修南岸於小吳口北創修遙隄候將來礮山水下決王供埽使直河注東北於滄州界或南或北從故道入海不從九月庚子立之又言北京南樂館陶宗城魏縣淺口永濟延安鎮瀛州景城鎮在大河兩隄之間乞相度遷於隄外於是用其說分立東西兩隄五十九埽定三等向著河勢正著隄身為第一河勢順流隄下為第二河離隄一里內為第三退背亦三等隄去河最遠為第一次遠者為第

二次近一里以上為第三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隄今

竟行其言

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元豐五年正月己丑詔立之凡為小吳決口所立隄防可按視河勢向背應置埽處毋虛設巡河官毋橫費工料六月河溢北京內黃埽七月決大吳埽隄以紓靈平下埽危急八月河決鄭州原武埽溢入利津陽武溝刁馬河歸納梁山濼詔曰原武決口已引奪大河四分以上不大治之將貽朝廷巨憂其輟修汴河隄岸

司兵五千併力築隄修閉都水復言兩馬頭墊落水面闊二十五步天寒乞候來春施工至臘月竟塞云九月河溢滄州南皮上下埽又溢清池埽又溢永靜軍阜城下埽十月辛亥提舉汴河隄岸司言洛口廣武埽大河水漲塌岸壞下牕斗門萬一入汴人力無以枝梧密邇都城可不深慮詔都水監官速往護之丙辰廣武上下埽危急詔救護尋獲安定

宋史河渠志

是年秋陽武原武二

縣河決壞田廬

本紀八月戊寅河決原武

相州漳河決溺臨漳縣居

民又磁州諸縣鎮夏伏漳釜河水泛濫臨漳縣斛律口

決壞官私廬舍傷田稼

宋史五行志

九月癸卯滑州河水溢

十月辛亥洛口廣武大河溢十二月辛酉塞原武決河

宋史神宗本紀

宋神宗元豐七年七月北京館陶河溢入府城壞官私

廬舍八月趙邢洺磁相諸州河水泛溢壞城郭軍營

宋史

五行志

七月甲辰河溢元城埽決橫隄破北京帥臣王拱

辰言河水暴至數十萬衆號叫求救而錢穀稟轉運常

平歸提舉軍器工匠隸提刑埽岸物料兵卒即屬都水
監逐司在遠無一得專倉卒何以濟民望許不拘常制
詔事干機速奏覆牒稟所屬不及者如所請戊申命拯
護陽武埽十月冀州王令圖奏大河行流散漫河內殊
無繫流旋生灘磧宜近澶州相視水勢使還復故道會
明年春宮車晏駕大抵熙寧初專欲導東流閉北流元
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神宗愛惜民
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

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帝雖藉其才然每抑之其後元祐元年子淵已改司農少卿御史呂陶劾其修隄開河糜費巨萬護隄壓埽之人溺死無數元豐六年興役至七年功用不成乞行廢放於是黜知兗州尋降知峽州其制略曰汝以有限之材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中書舍人蘇軾詞也

宋史河渠志

李周提

點京西刑獄時方興水利或請釃湍河為六渠以益鉗廬陂水度用工八十萬周曰湍河原高委下捍以隄猶

患決溢若又導之必致為害乃疏言渠成未可必而費已不貲盍姑鑿其一而試之倘可以足用行之渠卒無功明年河溢鄧城幾沒始思其議竟以直道罷判西京

國子監

宋史李周傳

魯有開知衛州水災人乏食擅貸常平

錢粟與之且奏乞蠲其息徙冀州增隄或謂郡無水患何以役為有開曰預備不虞古之善計也卒成之明年

河決水果至不能冒隄而止朝廷遣使河北民遮誦其

功狀召為膳部郎中元祐中歷知信陽軍

宋史魯有開傳

韓琦

知澶州坐失舉降太常少卿河決晝夜扞禦神宗念其

勞復改官大中大夫

宋史韓琦傳 按有開禧二事不知在何年始置於此

惟忠

為留都大管勾汴河使建議以為渠有廣狹若水闊而

行緩則沙伏而不利於舟請即其廣處東以木岸三司

以為不便後卒用其議

宋史符惟忠傳 與富弼同時亦附置於此

按惟忠

宋神宗元豐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宣仁聖烈皇后垂簾

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往東出小吳

之決既未塞十月又決大名之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

水災知澶州王令圖建議濬迎陽埽舊河又於孫村金隄置約復故道本路轉運使范子奇仍請於大吳北岸修進鋸牙埽約河勢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

宋史河渠志

喬

執中提點京西北路刑獄時河決廣武埽危甚相聚莫敢登執中不顧立其上衆隨之如蟻附不日埽成元祐

初為吏部郎中

宋史喬執中傳

李南公為河北轉運副使先是

知澶州王令圖請開迎陽埽舊河於孫村置約回水東注南公與范子奇以為可行且欲於大吳北進鋸牙約

河勢歸故道朝廷命使者行視兩人復以前議為非云
迎陽下瞰京師孫村水勢不便又為御史所論詔罰金
加直祕閣知延安府

宋史李
南公傳

哲宗立絳為北京留守河

決小吳都水議傍魏城鑿渠東趨金隄役甚棘絳言功
不可成徒耗費國力而使魏人流徙非計也三奏乞罷
之元祐二年以司空檢校太尉致仕

宋史韓
絳傳

趙挺之通

判德州魏境河屢決議者欲徙宗城縣轉運使檄挺之
往視挺之云縣距高原千歲矣水未嘗犯今所遷不如

舊必為民害使者卒徙之財二年河果壞新城漂居民

略盡召試館職為祕閣校理

宋史趙挺之傳

宋哲宗元祐元年二月辛酉以河決大名壞民田艱食

者詔安撫使韓絳賑之

宋史哲宗本紀

二月乙丑詔未得雨澤

權罷修河放諸路兵夫九月丁丑詔祕書監張問相度

河北水事十月庚寅又以王令圖領都水同問行河十

一月丙子問言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迎陽埽至大小吳

水勢低下舊河淤仰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

河并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圖亦以為然於是減水河之議復起既從之矣會北京

留守韓絳奏引河近府非是詔問別相視

宋史河渠志

初元

豐中河決小吳北注界河東入於海神宗詔東流故道淤高理不可回其勿復塞乃開大吳以護北都至是都水王令圖請還河故道下執政議瞻曰自河決已八年未有定論今遽興大役役夫三十萬用木二十萬臣竊憂焉朝廷方遣使相視若以東流未便宜急從之若以

為可回宜為數歲之計以緩民力議者又謂河入界河而北則失中國之險昔澶淵之役非河為限則北兵不止瞻曰王者恃德不恃險昔堯舜都蒲冀周漢都咸鎬皆歷年數百不聞以河障外國澶州之役蓋廟社之靈章聖之德將相之智勇故敵帥授首豈獨河之力哉後使者以東流非便水官復請塞北流瞻固爭之卒詔罷役如瞻所議

宋史趙瞻傳

初河決小吳議者欲自孫村口導

還故處及是役興常言京東河北饑困不宜導河詔罷

之

宋史李
常傳

宋哲宗元祐二年二月令圖問欲必行前說朝廷又從之三月令圖死以王孝先代領都水亦請如今圖議右司諫王覲言河北人戶轉徙者多朝廷責郡縣以安集空倉廩以振濟又遣專使察視之恩德厚矣然耕耘之時而流轉於道路者不已二麥將熟而寓食於四方者未還其故何也蓋亦治其本矣今河之為患三泛濫渟瀦漫無涯涘吞食民田未見窮已一也緣邊漕運獨賴

御河今御河淤澱轉輸艱梗二也塘泊之設以限南北
濁水所經即為平陸三也欲治三患在遴擇都水轉運
而責成耳今轉運使范子奇反覆求合都水使者王孝
先暗繆望別擇人時知樞密院事安燾深以東流為是
兩疏言朝廷久議回河獨憚勞費不顧大患蓋自小吳
未決以前河入海之地雖屢變易而盡在中國故京師
恃以北限彊敵景德澶淵之事可驗也且河決每西則
河尾每北河流既益西決固已北抵境上若復不止則

南岸遂屬遼界彼必為橋梁守以州郡如慶歷中因取河南熟戶之地遂築軍以窺河外已然之效如此蓋自河而南地勢平行直抵京師長慮却顧可為寒心又朝廷捐東南之利半以宿河北重兵備預之意深矣使敵能至河南則邈不相及今欲便於治河而緩於設險非計也王巖叟亦言朝廷知河流為北道之患日深故遣使命水官相視便利欲順而導之以極一路生靈於墊溺甚大惠也然昔者專使未還不知何疑而先罷議專

使反命不知何所取信而議復興既敕都水使者總護
役事調兵起工有定日矣已而復罷數十日間變議者
再三何以示四方今有大害七不可不早為計北塞之
所恃以為險者在塘泊黃河堙之猝不可濬浸失北塞
險固之利一也橫遏西山之水不得順流而下感溢於
千里使百萬生齒居無廬耕無田流散而不復二也乾
寧孤壘危絕不足道而大名深冀腹心郡縣皆有終不
自保之勢三也滄州扼北敵海道自河不東流滄州在

河之南直抵京師無有限隔四也并吞御河邊城失轉輸之便五也河北轉運司歲耗財用陷租賦以百萬計六也六七月間河流交漲占沒西路阻絕遼使進退不能兩朝以為憂七也非此七害委之可緩而未治可也且去歲之患已甚前歲今歲又甚焉則奈何望深詔執政大臣早決河議而責成之太師文彥博中書侍郎呂大防皆主其說中書舍人蘇轍謂右僕射呂公著曰河決而北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

過先帝也蓋因其舊而修其未備乎公著唯唯於是三省奏自河北決恩冀以下數州被患至今未見開修的確利害致妨興工乃詔河北轉運副使限兩月同水官講議聞奏十一月講議官皆言令圖問相度開河取水入孫村口還復故道處測量得流分尺寸取引不過其說難行十二月張景先復以問說為善果欲回河唯北京已上滑州而下為宜仍於孫村濬治橫河舊隄止用逐埽人兵物料并年例客軍春夫漸為之可也朝廷是

其說

宋史河渠志

大河北流宰相主水官議必欲回之東注

燾以河流入灤淀久必淤淺恐河朔無以禦敵遂上言
曰自小吳未決之前河雖屢徙而盡在中國故京師得
以為北限今決而西則河尾益北如此不已將南岸遂
屬敵界彼若建橋梁守以州郡窺兵河外可為寒心今
水官之議不過論地形較功費而獻納之臣不考利害
輕重徒便於治河而以設險為緩非至計也帝雖然之
而回河之議紛起東北蕭然煩費功亦不就

宋史安燾傳

百

祿改吏部侍郎都水王孝先議回河故道大防意向之
命百祿行視百祿以東流高仰而河勢順下不可回即
馳奏所以然之狀且取神宗詔令勿塞故道者并上之
大防猶謂大河東流中國之險限今塘灤既壞界河淤
淺河且北注矣百祿言塘灤有限寇之名無禦寇之實
借使河徙而北敵始有下流之憂乃吾之利也先帝明
詔具在奈何妄動搖之乃止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
宋史
范百祿傳元祐初朝廷起回河之議未決而開河之役遽興

詔言河朔秋潦水淫為災民人流徙賴發廩振贍思稍甦其生謂宜安之未可以力役傷也從之

宋史王詔傳

河性北流而矯之東以致中國疲敝文呂二公不無

罪焉

南河全考

行水金鑑卷十二